



甘子日报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6年2月7日 星期六
责任编辑:南洋仁 校对:泽央
版式设计:边强

7
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



雪花
XUEHUA
【第2608期】

叁

穿过断裂带的河,也穿过我的童年。

夏天,我和弟弟的眼睛会让父亲生气,也会让母亲变得高兴。因为我们的眼睛是会“落”的,就像鸟儿会“飞”一样。我们的眼睛会落进家门前的河里面,我们会把水变成一个窟窿。河水很深,却也清澈见底。河是夏天里我、弟弟还有院子里伙伴们最愿意去的地方。父亲生气,是出于某种担心,不是担心我们的眼睛我们的魂儿落进河里,而是担心我们的命落在河里,父亲越是担心,我们越是魂不守舍;母亲高兴,则是因为我们除了偷偷掌握各种游泳技能之外,还还会捉鱼。鱼是天然的美味,且无须太多成本。

我的身体至今保留着河水滑过皮肤的那种清凉记忆,这种感觉就像水流过之后,鱼儿钻进了渔网。河能把我们联系在一起,也能把我们分开。很多年没在断裂带河里游泳捉鱼了,夏天,我的皮肤总是会发痒。发痒不是因为炎热,而是因为饥饿。

那年夏天,我和堂哥顶着烈日上街买渔网。途中,在路旁有着一大片墨绿色草席的公路边缘,我们的眼睛不约而同落在了一件裹着泥尘的蓝色外套上面,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,静静呼吸,又像是在等待。那是件女式外套。我和堂哥在外套的荷包里翻到了厚厚一沓钱。这一沓厚厚的钱,让我荷包里为数不多的一块钱彻底傻眼了。堂哥荷包里有好几块钱,但他荷包里的那几块钱也彻底傻眼了。这是一笔巨款,一下子把我和堂哥网住了。很快,它就把我和堂哥变成了一阵风,把我和堂哥吹进了路边的水沟,我们顺着水沟一直往寂静和无人的地方吹。直到我们在水沟的隐秘角落停下来,商量着如何分掉这笔钱,风才停下来。

我和堂哥分了很久也没有分出个所以然,只是把那笔钱数了个大概,六百多块钱。我们激动得满头大汗,花掉很小的一部分,也能把我们胀成一头牛。

因为始终分不出个所以然,我陷入了回忆。我想起和弟弟、母亲在采蕨苔、广东苔时遇见的那群羊,尤其是那头走在最前面的羊,以及它身后无数只滑动的眼睛,以及那铺天盖地悲凉的咩声。

我想起如果我是那只羊,丢了这么一大笔钱,我会不会难过,我的家人会不会难过?我想起外婆,想起她带我在庙里烧香拜佛,想起她告诉我的:“做人行善积德,菩萨才会保佑!”或许,我也想起过那个曾经买走我们所有菜墩的陌生人。我想起选择。想起善良。想起报应。

想着想着,我就害怕了,我跟堂哥商量:“我们把钱还给人家!我外婆说了,做人要行善积德,不然要遭报应!”潜意识里,我相信,丢掉这么一大笔钱,那个失去肯定变成鬼。而我,胆子又那么小……

堂哥选择了我的意见。我们不再分钱。这笔钱又把我们吹回了公路,吹向了它的失主。我们在公路上没走多远,一个脸色苍白的大娘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。她跟我们打招呼:“娃儿们,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件蓝色外套?”她的运气真好。接下来的事似乎顺理成章。失而复得的大娘似乎不急着想感谢我们,也不急着离去,而是蹲在路边,开始数她的那些钱,事实上,

那些钱一分不少。但她整整数了好几遍。她数钱的时候,几个人路过,我们拾金不昧的事,也一下子钻进他们的耳朵里去了。

“你要好好感谢下这两个娃儿!”那些人话说完,就像云一样飘走了。留下我们。其实,我和堂哥本该光明正大地离去,大娘数钱的动作却把我们牢牢钉在原地,不能动弹了。

“道谢了哦,娃儿们,等我无论如何也要给你们每人二十块钱感谢费!”

大娘一边数钱,一边望着远去的云。我们眼睁睁看着大娘数钱。我忽然觉得,这位大娘数钱的样子很丑。

最终,大娘数完了钱,她取出四块,给了堂哥两块,给了我两块。二十块钱在我和堂哥留在原地的过程中缩水了两个八块钱。虽然只有两块钱,但我和堂哥还是很高兴,毕竟,不是我们捡来的,也不是我们偷来的。临别之际,大娘信誓旦旦地说:“我一定到学校找老师好好表扬你们!”

实际上,我们来不及告诉大娘我们老师的名字,大娘已经骑着自行车,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丝线般走远了。

我和堂哥高高兴兴地上街把那两块钱花掉了,我买了一支雪糕,雪糕虽然很快就在我的肚子里化掉了,但我还是高高兴兴。

回到家,我迫不及待地找到母亲,说:“妈,今天你娃做了一件大好事!”

母亲问:“啥好事?”

我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。

母亲失望地自责了一句:“我怎么养了这么个笨娃?!”

母亲是对的。没过两天,逢集的日子,母亲和那个大娘狠狠吵了一架。原因是,大娘在大街上歪曲事实,她跟别人说,她给“那两个捡钱的娃儿”每人奖励了二十块钱。是二十块钱,不是两块。

“真把我儿当成笨娃呀!”

母亲气鼓鼓地说。

其实,我清楚,家里需要钱,把那笔钱交给母亲,家里会过好很多。我暗暗发誓,如果再捡到那样一笔钱,决不再还,我一定要交给母亲。结果,一天放学,我在家里又捡到了一笔钱,一百五十块。我立刻把这笔钱藏了起来,之前的誓言如同空气。为了确认这笔钱是不是家里的,我跟母亲说:“学校让交二十块钱买口琴。”母亲摇摇头,说:“你把房子倒过来,看看能倒出来那么多钱不!”

母亲的回答让我松了口气。我又问她:“今天谁来我们家啦?”

母亲一脸疑惑,然后说了一个村里人的名字。那个人是父亲的朋友。

第二天,天不亮,那个村里人来了,愁眉不展地跟父亲说,昨天把钱丢了,不知丢哪里了。

父亲说:“我们没有捡到呢!”

就在他们刚陷入沉默的间隙,我一阵风似的走了过去,问那个村里人:“丢了多少?”

他说:“一百五。”

我如释重负,有些遗憾有些激动有些骄傲地告诉他:“你的钱,我捡到啦!”说完,我地摸出那笔钱,完璧归赵。

在场的父亲、母亲,还有那个村里人,瞬间石化一般。目瞪口呆。

下意识的,我还是顺着外婆教我的那些东西在走。相信善。我不确定别人的反应。

(未完待续)

磨坊心事

◎加拉巫沙

“你推我搡不行啊,赶快献酒,赶快献酒。”

我奶奶像个巫师,飞翘的头盖帽、传统的右开襟上衣和百褶裙黑得锃亮,似鸟鸦的羽。我不明白,与她无关的一桩事,她为何细说得这般入微。又为何如此揪心!仿佛她置身于现场,抓扯的某只手是她的手,快撑不住了,才从喉咙里迸发出献酒的话。我奶奶极端矛盾,一会儿替着急,一会儿替盾担忧,她真想飞过去参与其中,调和矛盾,息事宁人。

我奶奶的话刚落,我就表达了内心的不快。

“娃儿啊,好戏还在后头,不过也毁了这两个家庭。”

她叫我仔细盯着特吉的后山,看看是否异常。我将目光往上移至那里,须臾,黑乎乎的林边冒出十多个黑影,在松软的土地上,滚石般往下方的寨子飞奔,身后尘土飞扬。这群莽汉是硬石,是飞鹰,是狂乱的风暴,目的是捣毁道德败坏之人的房屋和粮食。他们或许爬上屋顶,撕扯了大片茅草;或许把木门扳倒,将苞谷撒满一地;或许钻进猪圈,滥砍乱杀。我奶奶尚在或许的想象中解说时,猪惊恐的哀号声横空传来。

的确,猪替道德败坏之人家蒙受大难了。

猪一生最大的理想是逃出村庄,用嘴拱地,寻找东西吃。它们的出逃特有意思,边哼唧边摇晃,两瓣屁股左右颠簸,道德败坏之人的两头猪算是猪界的翘楚,别说村庄,连村庄通向另外一个村庄的迢迢山路,都即将要哼唧着走完。只不过有悖于猪的愿望,走的是一条死亡路。

屠宰点离磨坊不远,清泉和那棵构树就在侧边的山包上。

诺苏泽波里的妇孺老幼无不欢天喜地。从来没人相信天上会掉馅饼,但唯独信这回吧,这比馅饼纯粹和高档得多,肉解馋,油润肠,汤胀肚,当是一个村庄的欢宴。跟我一般大小的孩子能吃尽吃,心儿圆圆,肚儿滚滚。兴奋的还有狗,看上看来,脖颈取媚,尾巴摇得像纸做的风车呼呼地转,再不扔骨头的话,担心狗尾巴转速太快,带着身体飞到天上去。几条狗冲将过来,争抢那根骨头,老狗得手,急速逃窜,其他的咧着嘴,还在草地上翻滚打架。待天晚,我们穿过黑暗回家时,狗还在东嗅西闻,以它们的思维期待着天上继续掉骨头。

沟对面的野地上篝火闪耀,征讨的和防御的靠智者斡旋,谈判陷入了僵局。我奶奶说,要谈几天几夜的,得用钱赔偿。

有人接话,没有磨坊,他两个再好,也不会被逮。

又有人附和,是啊,都是磨坊惹的祸。

我奶奶说,感情是个小妖,一旦放出来,就回不去笼里的,害自己,也害别人。

成年人的妖长啥样?妖媚,或者狰狞?孩子懂不起。其实,乡下的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。往常,我们同学回拜无忌惮,骂天骂地,也未见有人恼怒。但

自征讨事件后,只要她儿子在场,我们再怎么胡闹,谁都不会胡说。然而,我们的克制终究功亏一篑,她的儿子或是被我们疏离,或是被他自己疏离,总之,他成了一个冷漠的、孤独的、郁郁寡欢的同学。

某天凌晨,痛哭声纠缠着刚刚醒来的诺苏泽波。那声音层层叠叠,分别拖着长长的尾音,似断气了,又尖尖地续起来,“阿嫫,你别走”的哭声似吊丧,声声哀怜,句句惘惘。

原来,密会的妇人牵马走出寨子时,被三个孩子追上,以号啕大哭的方式挽留一场离别。她要走,其长子、次子和么女边喊叫边牵缠,使她寸步难移,满目凄楚。

这当口,清早去背水的妇女陆续前来,像我这般起得早的孩子也跑来凑热闹。仁孩子有的抱她腿脚,有的拽她面

衣角,声音几乎嘶哑了,哽咽着抽泣。等她往前挪步,孩子恐慌万状,齐声呼喊“阿嫫啊,你别走”。这场景的感染力太大、太强,比死了人还悲惨,弄得在场的人愁云满面,泪眼婆娑。当母亲的她蹲下来安抚孩子,说阿嫫过几天就回来,到时背很多很多的水果糖来给你们吃。我同学抽泣着说,“我们不要糖,我们要阿嫫。”

她喝斥长子:“听话,你要照顾好弟弟和妹妹。”旁边的妇女们早已崩溃,不知该规劝哪方。有个老妇人:“怕是猴年马月才回来了吧。”对方答:“去散散心。”老妇又问:“看在孩子的份上,别走了。”又答:“哪个不心痛自己的骨肉啊,可我在……活不下去了。”说罢,号啕大哭。

她人是一截一截矮下来的,最后趴在在地面上。仁孩子依然抱着和拽着,深怕一松手,如烟似梦,阿嫫钻地,不再相见。僵持已久的局面,最终还是找到了破解的办法,我同学也跟着阿嫫去外婆家,到时他和阿嫫一并回,背着很多大大的糖果回。

三个孩子遂破涕为笑。

我同学飞奔而去,又飞奔而至,他是去拿书包的。

反正我没事,跟着背水的人去送一程。我同学悄声说,他外婆家离学校太远,书估计读不成了。“不是说很快回来吗?”他半晌不应,接着往书包里摸索,拿出半截铅笔送给我。我从他的表情和行为里隐隐察觉到,临时性的安排可能是一种诡秘的妥协。

告别处是在轰鸣的河流畔,上有磨坊,下有木桥,再下是陷阱和断崖。我看见背水的妇人中有的流着泪,有的红着眼,有的看不出啥表情。我纳闷的是,泪眼涟涟的她们,前几天还在背后戳人家脊梁骨,尖锐刻薄哩,今天怎么就伤感起来了呢?

此刻,她弯腰挑选了两枚石子,分别装进了她和长子的衣兜里,这是按灵魂论来捡的,石子挨着身体,灵魂便有了依附的可能。

“姐妹们,莫悲切,我走了。”她大声说完,领着人走上了木桥,仿佛这一走,世上所有的情殇、哀痛和绝望都将得以治愈。

(未完待续)